

辽苏双城记 ②从宿迁到锦州

那个苏北少年，终成黑土地上的荣光

本报记者 刘海博

核心提示 辽宁省锦州市义县，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之父”朱瑞将军壮烈殉国之地；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龙河镇，是他生命启程、魂牵梦萦的故乡。从宿迁到锦州，千里山河，一路风霜，串联起朱瑞将军短暂却辉煌的人生。如今，来自江苏的连环画、影音等作品，由义县朱瑞烈士陵园悉心保管。故乡以笔墨，珍藏他年少时的凌云壮志；战地立丰碑，铭记他冲锋时的铁血担当。南北同心，两地共祭，英雄从未走远，而是在岁月里生生不息。



朱瑞将军早期照片。受访者供图

从苏北小镇中走来

在义县朱瑞烈士陵园的展柜里，记者看到了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出版的连环画《朱瑞传奇》，以及宿迁市宿城区委、区政府等联合出品的《朱瑞将军》电视文献纪录片。一册旧书、几盘影像，承载着家乡人民对他的无尽思念。

朱瑞出生于1905年，青少年时期都生活在江苏，直至1924年，他考入广东大学，次年远赴苏联，进而走上革命道路。对于青少年时代的朱瑞，文献及影视作品中大多一笔带过，记者在义县朱瑞将军事迹展览馆收藏的泛黄的《朱瑞传》中，了解了他少时在家乡的求学之路。

朱瑞出生于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龙河镇朱大庄，祖上曾是当地名门望族。朱瑞出生时，家道虽已中落，却也温馨殷实。幼年的生活环境和家庭教育对朱瑞性格形成产生



义县朱瑞烈士陵园内，矗立着朱瑞同志纪念碑。本报记者 何书凝 摄

很大影响。他在延安写的《自传》中说：“顺适温暖的家庭生活，养成我爽朗平易的品质。”

幼年朱瑞体弱多病，10岁才入邻村私立小学读书。1918年，13岁的他考入高级公立小学。在此期间，朱瑞养成了读报的习惯。随着知识增长，视野开阔，他的思想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他在《自传》中称，由仰慕古代仗义行侠的侠士转而仰慕解民于倒悬的“革命党”。正当朱瑞思想发生急剧变化的时候，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了，14岁的朱瑞积极投身于爱国运动的洪流中。

1920年夏天，朱瑞以全班第四名的优异成绩毕业，进入徐州培心中学学习。在这里，抱着寻求“革命”真谛之愿到徐州读书的朱瑞，阅读了《新青年》等革命书刊，加入进步学生组织，因发动学生罢课而被学校开除。但他并不后悔，反倒觉得这是一件“非常痛快的事情”。1922年秋天，在同学的帮助下，朱瑞到南京市钟英中学读高中。他在《自传》中说：“在徐州及南京时代，我‘反叛’思想日渐坚固。”其间，他写下一篇痛斥北洋军阀暴政的文章。

从宿迁到徐州，再到南京，在江苏求学的近20年，是朱瑞从儿童成长为有志青年的关键时期。可以说，故乡滋养了他的赤子情怀，最终铸就了黑土地上的铁血忠魂。

在辽西大地上牺牲

清明将至，辽西大地风清气朗，草木初萌。位于锦州义县的朱瑞同志纪念碑前，一束黄菊静静安放，诉说着对这位解放军

“炮兵之父”绵长又深沉的思念。从苏北书香中走出，一腔热血奔赴北国，他为何倒在了胜利将至的黎明之前？

在义县的朱瑞将军事迹展室中，我们可以找到答案。

那是一间占地75平方米的小屋，展线长度13米，墙上悬挂的9张展板，匆匆勾勒出他一生的革命足迹，却怎么也承载不下四十三载滚烫的人生。

1945年，朱瑞主动请缨做炮兵建设工作，在物资匮乏、装备简陋的艰难条件下“白手起家”，锻造出无坚不摧的攻坚力量，被誉为“人民炮兵奠基人”。1948年，辽沈战役拉开序幕，东北野战军各部队向北平线锦州外围诸点展开攻势，义县成为当时双方角逐的重点。资料记载，1948年9月10日，朱瑞从哈尔滨出发，前往辽沈战役前线，率领炮兵纵队主力于9月21日抵达阜新，于9月26日晨到达义县县城周围集结。10月1日9时30分，义县攻坚战打响，上百门大口徑炮火向义县县城发起猛烈轰击，顷刻间，义县西南城墙被打开了一道40米宽的豁口。由于这是我军历史上首次大规模使用大口徑榴弹炮进行步炮协同攻坚，朱瑞迫切想查看这种火炮在开拓突破口上的威力，为后续攻克锦州积累经验，不等战斗结束，他就准备抵近观察。途中，为躲避敌人机枪扫射，朱瑞不幸触雷牺牲。

他把一生贡献给了新中国的炮兵事业，把生命留在了黑土地上。

朱瑞牺牲9年后，他的妻子潘彩琴将他读过的《毛泽东选集》《论革命战争》《论新

阶段》《战术思想与战斗作风》等书籍，以及穿过的军装、白布衬衣、皮拖鞋捐赠给辽沈战役纪念馆。

现在走进纪念馆，仍能看到陈列着的朱瑞塑像和牺牲之前拍摄的照片，纪念馆院中矗立着由鲁迅美术学院教授贺中令设计的雕像，静静接受参观者的瞻仰与缅怀。

跨越南北的隔空怀念

无论是连环画《朱瑞传奇》、传记《朱瑞传》，还是电影《炮兵司令朱瑞》、纪录片《朱瑞将军》，他的生命都定格在了那猝不及防的一瞬。仿佛前一秒还在炮火轰鸣中向着胜利冲锋，下一秒便只剩英雄远去的悲壮回响。突如其来离别，让思念在漫长岁月里魂牵梦萦。

朱瑞将军牺牲两个月后，义县百姓便自发在他牺牲的地方立碑，寄托无尽哀思。此后多年，总有各界人士自发前来献花、默哀、缅怀。在牺牲地旁建朱瑞小学，把英雄踏过的街道命名为朱瑞路，在附近修建朱瑞广场……对义县人而言，“朱瑞”早已不只是英雄的名字，而是融入血脉、伴随成长的印记。以英雄之名，命家乡之路、建教育之园，义县人用最朴素的方式，让英雄精神陪伴万家灯火。

在江苏，家乡人更是从未忘记埋骨他乡的宿迁儿女。2012年7月，带有苏北民居建筑风格的朱瑞故居完工。2013年8月1日，位于宿迁市宿城区的朱瑞将军纪念馆正式开馆。纪念馆设“救国寻路”“红军将领”“抗日烽火”“战地炮魂”“民族长城”五大展览板块，通过图片、文献、实物及由中央美术学院创作的5米高纯铜雕塑，全面展现朱瑞将军生平及其对炮兵建设的卓越贡献。

与此同时，辽苏两地的人民时常跨越地理空间，隔空缅怀。今年2月，江苏宿迁党史工作办公室微信公众号刊发文章，作者董辉回忆朱瑞故居落成、雕像揭幕的场景。一条来自辽宁的网友留言格外感人：朱瑞将军是在解放我们义县的战斗中牺牲的，永远怀念他！在短视频平台上各类纪念朱瑞将军的视频下，总能看到江苏和辽宁网友的身影。可见，七十载光阴流转，山河早已换了人间，人们对他的思念，从未停歇。

清明将至，朱瑞将军的牺牲地，又将迎来络绎不绝的祭奠者，其中不乏自他故土奔赴而来的乡亲们。那时，他们会看见隔壁朱瑞小学孩子们嬉笑奔跑的样子、听到琅琅读书的声音。这份生机勃勃、平安喜乐，正是当年朱瑞将军在炮火硝烟中拼尽全力守护，并坚信必将到来的盛世人间。

今年辽宁红山考古调查重点在北票

本报记者 朱忠鹤 文并摄

3月23日上午，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考古人员在北票市台吉营乡西山坡地，以分组行动、拉网式排查的方式，开展红山文化考古野外调查。这是北票市东北部区域系统性考古调查中的一幕。

记者从现场了解到，今年我省红山文化考古调查重点在北票地区，考古工作者将聚焦北票市东部10个乡镇约1700平方公里范围，开展全方位实地考古调查，全面摸清该区域红山文化遗存的分布范围、数量及分布规律。本次调查共分5个工作组，按由北向南的顺序逐步推进，第一阶段田野调查预计持续至5月初，后续将转入调查资料室内整理阶段。

此次调查是“考古中国”重大项目——“红山社会文明化进程研究”中“大凌河中游(朝阳)地区红山文化考古调查”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大凌河中游的核心区域，北票市自去年起已成为该项目的重点调查区域。

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该项目负责人李树义介绍，截至目前，考古人员已在北票地区发现40多处红山文化遗存，再次印证北票是红山文化的重要分布区之一。与牛河梁遗址不同，北票地区红山文化聚落址数量多、墓葬数量少，五千多年前红山先民在此的具体生活状态，仍需结合后续调查资料综合分析后明确。

北票市位于朝阳市东北部、大凌河中游，东接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南邻锦州市义县、凌海市，历史底蕴深厚，古生物化石、夏家店下层文化、三燕文化、辽金文化等遗存在此均有发现。而大凌河流域本身就是红山文化遗存的重要分布区，此次系统性考古调查，将为厘清流域内红山文化分布范围、聚落演变，深入研究红山文化特征及文明化进程奠定坚实基础。

红山文化作为中华文明起源过程的重要参与者和贡献者，其研究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起源研究提供了“北方模式”。“红山社会文明化进程研究”将通过系列田野考古和资料整理工作，多维度探究红山社会文明化的进程与动力，总结辽西地区文明起源特征，明确红山文化在中华文明形成发展中的地位、作用与贡献，丰富完善中华文明起源理论体系。

值得注意的是，大凌河流域不仅是红山文化晚期遗存的重要分布区，更是研究红山文化晚期聚落特征、社会结构，寻找与牛河梁宗教

祭祀礼仪遗址相关聚落址的关键区域。

据了解，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期间，工作人员曾在朝阳市、龙城区、双塔区及北票市零星发现黑山头遗址、小罗山积石冢、半拉山墓地等一批红山文化遗址。其中，朝阳小东山遗址、半拉山墓地的发掘材料，为了解该区域红山文化遗存内涵提供了重要参考；半拉山墓地祭祀区与埋葬区的清晰功能分区，以及墓葬内大量玉礼器的出土，表明其是一处等级较高的礼仪建筑。

此前，大凌河中游地区红山文化考古调查已取得丰硕成果。2022年至2024年，考古人员共调查红山文化遗址(墓地)194处，其中新发现182处、复查12处，并总结出明确规律：红山文化遗址多分布在河流两岸山坡、平缓山梁顶部及开阔山丘顶端，均优先选择邻近水源、背风向阳、地势开阔的区域；墓地(积石冢)则多分布在河流两岸山梁顶部或独立山丘顶端，少数位于缓坡地带。

此次北票调查对进一步明确红山文化分布范围、了解社会结构、推进人地关系等方面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特写

一块陶片的价值

本报记者 朱忠鹤

在正式考古发掘前，有哪些功课要做？首先是野外调查，之后是勘探或试掘，最后才是正式考古发掘。那么，野外考古调查，怎么发现线索呢？“主要依靠陶片。”李树义开门见山。

日前，记者跟随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北票地区开展红山文化考古调查，在整个采访过程中，记者真切感受到了“一块陶片的价值”。

“李队，这边！”不远处，有人喊了一声。喊话的是刘丽娜，去年刚毕业。这是她第一次参加红山文化野外调查。她手里捏着一块红色陶片，陶片上有土，她的手套上也沾满了土。

“您看，这是红山时期的吗？”她擦了擦陶片上的浮土。

给出了结论：“不是，这是夏家店下层文化的。”

在几千年的时间跨度下，不同族群不断迁移、更迭，那拨人走了，这拨人来了，他们在同一块土地上留下了不同时期的遗物。所以，捡到一块陶片后，想要凭借肉眼辨别出它所属的文化时期，需要丰富且扎实的考古经验。

听到李树义的结论，一丝失望在这个年轻人的脸上闪过。在学校学的是理论，现在是实践。“摸到几千年前的陶片，感觉不一样。它不是书上的字，是有人用过的东西。”刘丽娜说。

队伍另一头，吴亚成蹲在地上，静观很久。他是全国文博行业比武的第三名，院里的考古辅助人员，已在考古工地干了整整30年。吴亚成没说话，手指摩挲着一块陶片的纹路。“泥质红陶，火候不高，是典型的红



捡到一块陶片后，想要凭借肉眼辨别出它所属的文化时期，需要丰富且扎实的考古经验。李树义接过陶片，仔细端详了半天，最后给出了结论：“不是，这是夏家店下层文化的。”

山文化陶片。”他语气很平。

30年的野外经验，让他能一眼看出门道。风沙吹了30年，他的手很粗糙。“现在有卫星定位，有无人机，但最核心的，还是这双脚和这双眼睛。”吴亚成说。

北票是吴亚成的故乡。他站起来，看着远处的山说：“红山文化满天星斗。我们这次来北票，就是找散落的‘星星’。急不得，得一步步来。”

“是不是野外调查时，捡到的陶片都要带回去呢？”

面对记者的好奇，李树义给出答案：“不是，我们主要通过捡到的陶片等遗物来初步判断这个地方的历史时期，并不是捡到遗物越多越好，我们也不会把所有遗物捡回去，我们还要给后来的考古工作者留下线索。”李树义的一番解释，让记者恍然大悟。

文化七日谈 QIRITAN

用不用和穿帮马镫较真？

丁春凌

这两天，辽宁北票西官营子冯素弗墓出土的“双马镫”，被网友一顿数落。

起因是，有眼尖者发现，最近火遍全网乃至海外的AI短剧《霍去病》里，中国武将界天花板霍去病策马扬鞭时，脚下居然踩的是双马镫。

网友嘴巴开了刃：霍将军咋不踩风火轮、七彩祥云去打仗？

我查了下，北票出土的双马镫，标准叫法为：铜鍍金木芯马镫，学界公认的年代为北燕，即公元400多年，属实比大英雄霍去病当官的汉代，晚了500多年。翻译过来就是，蹀躞将军披挂上阵的年代，精良的骑兵装备——马镫还没发明出来。霍将军麾下骑兵作战厮杀时，两腿只能牵拉在马背两侧，脚下除了鞋子，啥也没有，冲锋陷阵全靠大腿死死夹住马肚子固定身体，才能保证不被甩下马，风险极高。

500年的时差，不是差一不二能混过去的，妥妥的跨世纪穿帮。

我盲猜，霍去病一定想说：我真的还想再活500年。

说起来，这波穿帮能被“好事者”揪出来，倒要感谢这几年的“博物馆热”。要不是有人见过双马镫，谁能一眼看出AI画面里的破绽？以前的历史剧里，双马镫之类的“穿越”物件也是左一件右一件。只是，那时，观众没目下这么“懂行”。

好玩儿的是，有关《霍去病》里存在多处瑕疵，尤其是穿帮马镫的争论，不仅在网上传得急赤白脸，在我工作的平台，两位同事也杠得脸红脖子粗。一个说“不能失实”，一个曰“艺术作品可以超越史实”，且都摆出一副谁也不服谁状。

主张“不能失实”的，承认AI生成的战争场面炫酷，21岁就横扫大漠的霍去病看了也带感。可毛病在于，当霍去病的脚，踩上那副500多年后才“出生”的马镫时，味道全变了。以真实历史人物为主角的作品，能招人爱看，就在于对历史细节的尊重还原。如果一个马镫能随便穿越，那铠甲呢？阵仗呢？故事呢？观众非常有理由怀疑：这个地方是假的，别的地方是不是也在扒瞎？

听起来，是不是挺在理？

接着，认为“艺术可以超越史实”的那位，说他get到队友吐槽的那个点，但觉得有点钻牛角尖儿。

在他看来，短剧《霍去病》是艺术作品，不是考古纪录片。艺术作品就是要耍人眼球，打动人心，而不是当历史的“复印机”。看《三国演义》，关公舞的那把青龙偃月刀，东汉末年压根就没有，明枪才出现。而且，青龙偃月刀82斤，换姚明也抡不动。这样虚构，不也没让关羽忠义形象打折吗？电影《角斗士》，里面有关罗马的细节，被历史学者拎出的错误，有100多处，丝毫没妨碍人家拿奖到手软。霍去病能封狼居胥，横扫千军，和马镫没半毛钱关系，而不是世出的胆识与军事才能。剧里面，给霍去病配一副漂亮的马镫，单纯是为了给观众呈现一下什么叫完美的“人马合一”。假如每部历史题材作品都要被考古学家拿着放大镜挑刺儿，那咱的英雄故事就都躺在故纸堆里吧……

嗯，舞台效果。吧啦吧啦，他滔滔不绝惹人时，还给队友发了好几顶“帽子”。说到后来，有点宏大，我走神儿了。

反正，一方说，守住底线，历史不能戏说。回击方说，英雄需要翅膀，艺术得给予想象空间。

继续争下去，估计俩人都能写博士论文了。

至于谁能把谁辩倒，还真说不准。

不过，有一点是板上钉钉的：那副在地下雪藏了1700多年的双马镫，是1965年在北票重见天日的。无论是替“死磕历史”队站台，还是给“艺术虚构”队背书，你肯定有了借口，说走就走——去辽宁省博物馆看看，真正的马镫长啥样儿，眼见为实地遐想一下千年前的风雪归，归尘烟。

到时候，较不较真，你自己定。

“万几余暇”专题展 旅顺开展

本报讯 记者刘海博报道 近日，“万几余暇”专题展在旅顺博物馆开展。

展览聚焦旅顺博物馆珍藏的一批康熙早期临帖与手书墨迹，其中包括临王羲之、颜真卿、米芾、赵孟頫、董其昌等各家习作及书法作品，书写时间约在26岁至43岁之间。它们不仅生动呈现了康熙日复一日的笔墨功课，也为研究其书法来源及早期书法面貌提供了实证。这批作品为中国近代著名学者、考古学家罗振玉旧藏，本次展览为首度系统呈现。

除了康熙习字临帖，展览还从馆藏中遴选出皇室书法作品、南书房翰林墨迹、科举殿试策等文物20余件，试图从不同侧面勾勒出康熙时代的书法生态图谱，并借此管窥——作为帝王，康熙的日常书写实践，如何深刻参与并塑造了一个时代的审美、教育和文化景观。

本次展览向观众免费开放，展览时间将持续至5月10日。



清胤初手迹 受访者供图